

# 「公益旅行」中的自我理解探究

## 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林蕙芬

對我來說，這是一段有軌跡的旅程。不是把過去的經驗丟掉，  
而是更認識過去的意義，在當中重新閱讀。

### 壹、前言

#### 一、這一把三角椅，該坐與不坐？

從蘭州搭火車回到廣州的路上，我們和另一梯隊在回程時碰頭，我和其中一位夥伴秀筑閒聊著。她提到幾天前在甘肅蘭州西大灘教學時的事，對於同事老師的我們而言，。

當時我要觀摩同班夥伴的課堂，走進教室後，教室後面只剩一張椅子，是四隻腳的小板凳，其中有一隻腳壞掉了，傾斜的靠在旁邊。為了不干擾孩子在上課，我走了過去，想說稍微支撐一下坐著其實不會倒。這個時候班上的一個坐在最後排的孩子看到我進來的時候，突然站了起來，我當時還不曉得他要做什麼？我就想說，我只是來觀摩他起立做什麼？可是，他馬上就注意到原來那隻腳是壞掉的，自己的椅子是好的，他就馬上要將椅子換過來！當時我告訴他說：「不用不用！」他非常的靦腆，可是又十分的執意，且動作迅速馬上就換好了。他很害羞的堅持他要做的事情，他非常的有力，他按住那張椅子，我要拿時他已經把他的椅子抽出來，不容許你講什麼就塞給你，然後他已經就坐好了！那時候我就整個人都很震撼，因為台灣的學生不要說換椅子，當然是壞的椅子「優先」給老師坐，會拿椅子給你已經偷笑了。如果你讓他坐壞的椅子，說不定家長還會跟你反應。當時，他覺得你就是老師，你就是要坐好的椅子，所以當他很堅持的緊緊按住椅子的時候，我當時浮上心頭的反應是：覺得這裡的孩子怎麼會這麼乖……，不，不是乖能形容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講。（田野筆記，04-01-2009）

「三角椅差異反思的故事」，之於我們都是個值得討論的事。我們都同意這對於位台灣的老師而言是個「詭異」的例子，壞掉的三角椅在我們的教學場域已不常見，而在服務遊學團看到的田野中，呈現出許多與台灣的孩子學習情境可以相對照的事，或許我可以很直接的回到台灣的教學現場告訴學生這個故事，然後做出直接的評論：「你看，人家學生看到老師坐壞掉的椅子，馬上就會主動的跟老師調換，……所以你們要用功、惜福啊、懂得尊師重道啊！」這樣的精神喊話，就像是在說「寓言故事」一般，最後必定要有的「給孩子的啓示」，卻有著泡沫化的結尾。但是，這樣的話語，其實在被「傳誦」之前，是需要經過百般考量與轉化的。對我而言也是，尤其，在和這位同樣也是學校老師的夥伴談話後，我也經然發現到她也有這樣的顧慮「後來我怕我講這件事情，太矯揉造作了。」這位夥伴後來說道，「這樣的事情大多也只能感動在心裡。」

爲什麼會覺得那麼驚訝？我們碰觸到這異地經驗的火花，形成差異反思。當時在那個窮困的鄉村，「尊師重道的傳統」似乎仍被視爲圭臬，不可或缺，反而是在較偏僻的地方，才更加固守這樣的狀況！反觀這樣的情形在台灣已經不是那麼被「遵守」。相較於偏遠的鄉村，在台灣現在社會裡面常是把教師當成一種職業，這種看待方式其實是一個比較新的「傳統」，且已經慢慢形成一個固定的傳統。

這個學生簡單的動作引發的驚詫感覺之所以如此強烈，是因為我們常透過尋求一種差異經驗的生產，正好碰觸到現今生活中所未擁有的，或者是曾經有、而已經過去的。當我們碰到那個異地經驗的時候，不同的傳統之間會有一些火花，於是，我就看得更清楚，且回過頭來反思。所以，在這當中那種反思不只是「自我」，而是這樣的差異已經悄然的在老師職業或志業中轉化了。甚至，自己是如何看待「當老師這一回事」也起了一些不同的作用。

## 二、轉換一個比較不夢幻的心境

另外，在 2007 的泰北華語課堂，一個小男孩爲我取的泰文名字譯爲「彩虹」，

光是這個字義就讓我開心了一整個夏天！直覺的認為我在他心目中是彩虹！莫名的開心來自於我對於彩虹的想像，是這麼陽光而充滿著希望。對第一次參與遊學服務的我而言，無疑的鼓舞了我的種種期待！當場，我馬上眼泛淚光，肯定自己做了一個美好的決定，為泰北的孩子帶來如彩虹般的璀璨記憶，心中為之雀躍不已！直到某次分享後，于諄學姐問了我：「你怎麼知道你對於彩虹的理解和這群泰北小還是同樣的意義？」……

在旅程中，我容易將看見的畫面、聽到的話語當作是現場的唯一指標。然而，為什麼他認為我是彩虹，我就高興成這樣呢？也許彩虹對他們的意義是不同的，那我當下那很突然的開心，跟我後來再去想我為什麼那麼開心，其實是有切割跟斷層的。隨著參與的步伐、多元學習的視角，我進一步發現，藉著公益旅行所經歷的視角是有所限制的，因為存在著語言的介面、生活習性的不相同、志工身份性質等等。我不再能夠以夢幻的、全然良善的面貌去理解之。

想法與思緒的轉化已不再僅停留在公益旅行當下的時空中，而是醞釀在生活的不同角色裡，隨著時空移轉著。

## 貳、從童年世界的反差開始了疑惑

### 一、看見多元童年的樣態

在數次的公益旅行中，我接觸過的不同服務據點中各自展現不同的家庭樣態。在泰北滿樂福是一個位於鄰近泰緬邊界的地理環境，和我們一同生活的是說著緬甸、雲南話的華裔後代小孩，孩子們上完泰文課後，就來到私立的「中文課後學校」學習中文。在泰北滿星疊則是在戒毒村教會中學習中文，由傳道和師母主持課後學習進度與內容計畫。而大陸地區的甘肅天祝藏族學校，以藏族青年龍灘中學為主，按照課表上課就好像是一個暑期的學習營隊般，我們聚在一個固定的教學/教育空間中，這樣的教學型態與我自己所處的工作環境---花蓮東華大學附小是相仿的。學生

從各自的住所來上課，按照課表去上每一堂課，雖然平時看不見學生家裡的樣態，但仍可以知道孩子的家庭背景。

然而，進入印度拉賈斯坦兒童之家這個場域，IGSSS 是一個照顧街友、街童與婦女培力的組織。工作的地方等同於照護的地點，婦女烹煮三餐的地點也就是養兒育女的「家」。另外的一個社會福利機構 BBA，是一個收容被解救童工與青年職業培訓為主的組織，設立了童工兒童之家，這個教育學習場所是孩子們遊玩的地方，所有的社會生活、人際互動、生活起居都是在這個家裡產生、醞釀！這樣的混雜功能的「類家」場域，聚焦在非封閉的功能，這和上一段所描述的幾個童年場景有所反差。這樣聚集出大雜院式的大家庭勾連出我的童年時光。

在教師生活中固著的樣態，我想要尋找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像選擇多元所做為我學習的延續一樣，跟本來已經習得的不同，而也重新注入一些養分和能量。而我也發現，在不同的國境間游走中，四處體驗異地的經驗，碰撞到了我所不習慣的工作環境。在服務遊學團中擔任教學志工裡所面對的童年世界，讓我不得不思考到這個置身所在的童年，和我在附小的教學環境中是有所反差的，於是勾起了我想進一步探究的興趣。

於是，我開始藉著思考平時生活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時，然後反思自身沒有察覺到的那些習慣，尤其，在不同的旅行當中，所碰觸的人事物皆有其歷史性的背景與慣習，我的理解應是跟隨著我在生活中所能做到的事情開始，看見固著，穿界而越界。除此之外，我更要持續的將後續在服務遊學團中所見得的生活故事記錄下來，細緻的書寫這些在貧窮中的童年故事，讓這些故事不僅僅停留在茶餘飯後的話題，加上解讀之後，讓我能更有意識的探究行動背後的理解。

「公益旅行」作為一種回應「貧窮」的取徑，服務遊學團這個公益的概念是在當今的社會風氣之下/全球化之中產生，公益服務朝向了什麼樣的理想呢？對於我來說，不同場域的童年其實呈現出不同的社會價值，我進入到不同場景中與不同的童年理念中進行協商，希望藉由描述自己參與的海外志工旅行經驗，反思「公益旅行」

所提供出的理解條件所中介出對「貧窮童年」的理解與行動。透過我曾經參與的「公益旅行」的場域，理解「貧窮童年」的社會脈絡。

## 二、反差經驗撞擊到「不同位置的我」，而生成自我變化的歷程軌跡

我選擇在服務遊學團期間去看清楚差異，於是我認為「公益」這個詞不應該在梯隊開始時就被放置在一個「理所當然的位置」，因為在場域中我們始終只是站在不同的位置來觀看他們的不同，甚至還因而區辨出我們的「優位」。在現象當中，我有了不同的認識與衝擊，而這些認識是帶著什麼視角而來，其中對待情緒、情感與衝動的事件時，又是如何回應自己？我應更清楚的交待我在場域中是如何理解正在發生的事，以及如何看待事件彼此之間激盪出的思緒。

對我來說，這是一段有軌跡的旅程。不是把過去的經驗丟掉，而是更認識過去的意義，在當中重新閱讀。除了繼續往前走，也還要把過去所累積的經驗帶進來，賦予意義，讓過去的經驗活過來。只是，過去的經驗成爲一種記憶，端視我如何詮釋或再詮釋之。自我是有歷史性的我，不只是在特定的時間脈絡或地點的時間中不同的我，是有發展性、有變化性的存在。在我的經驗軸線當中，發生了一些意義的轉變，過程中許許多多的故事充滿在志工旅行的過程中。尤其，六次的旅行中身分的轉變經驗的發展及某些場景所帶給我的啓發和思考變化的過程，是我必須要去提問的。不同位置的我和轉變的關係，在社會空間中我和師生的關係、和志工的關係等等，都是需要依照比較具時序發展的來解讀，以此更深掘自我理解的意涵。

## 參、服務遊學團的輪廓

### 一、這些人在做些什麼

在泰北滿星疊的小村子裡，從山上接管子下來的泉水取得不易，在冬天的泰北，大夥兒要趁著太陽下山前還有的溫暖洗澡。女生們住在竹子圍起來的茅草屋，屋內有一間放著大水盆和水桶的衛浴。往後的幾天，大夥兒較為熟識之後，為

求快速和簡便，我們通常會約好幾個人圍著一桶水，一起洗「戰鬥澡」，每個人準備好盥洗衣物，相繼的蹲在水盆的四周，輪流著用僅有的兩個杓子舀水沖洗，也輪留著使用大家共用的洗髮精和沐浴乳。我們一起呼呼的喊冷，一邊傳遞著水上的水瓢，一邊聽著外面喊著：「誰有洗面乳可以借我？你們有要洗頭嗎？晚上上課的教具放在哪裡？海報寫好了沒？」有慢有快，簡便的戰鬥澡就完成了！這是一場熱鬧「洗澡聚會」，帶動了討論的活絡，也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服務遊學團「公益行動中心<sup>1</sup>」是最近幾年興起的團隊，從 2006 暑假累積至今，梯隊數及參與的人數逐年增加，從早先的招兵買馬，到現在說明會及網路報名常常在一開放報名就爆滿！伊甸公益行動中心朱永祥主任(2010)在〈出隊服務二三事...您，準備好了嗎？〉一文中指出參與寒暑假的服務遊學團運作模式，

每個服務據點的文化背景、需求及會面臨到的生活挑戰不同，這是在參與之初必須讓有興趣的人先了解的，於是活動說明會便應運而生。隨著服務據點的增加，說明會漸漸從較為簡易的模式，轉為博覽會模式，在不同教室各別詳細的介紹不同服務據點的食衣住行、文化背景、注意事項及服務內容，為的是讓初參加的夥伴在報名前夕，即能思考清楚自己有興趣的服務對象及議題，並衡量好自己能接受的挑戰程度。(朱永祥，2010)

從 2006 蒙古梯隊開始，2007 隨即出現泰北滿樂福、中國藏族等梯隊。2008、2009 接續著的還有滿星疊、印度、菲律賓、青海等等，從兩百人報名到達兩千人的參與。因為「服務遊學團」的興起，這樣迅速擴大的結果使得領隊人數需求增多，在各項組織活動密集的號召下，開始有一群新興的領隊在參與的過程中，一邊對公益行動中心是協助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在雙方的互動當中獲得了實踐的力量，讓接

---

<sup>1</sup> 2009 年中更名為「公益行動中心」，早先為「志工發展中心」。更名用意為：自 2009 年開始為了因應未來伊甸基金會整體的發展與需求，「伊甸基金會--志工發展中心」正式更名為「伊甸基金會--公益行動中心」，在未來將更專注於各類型公益活動的研發與推動！

續帶領隊伍的信心更飽滿。

「我們是要去服務，而不是要去被服務」中心的業師<sup>2</sup>常會以幽默的口吻來說這樣的語句，因為有多次梯隊經驗的領隊在與當地的聯繫者或學校老師接洽時，常會發現我們的到來增加了許多他們平常沒有的工作量，很多時候究竟是這樣的不確定性因為不平凡而吸引了某些人，還是或者這活動也在這樣的型態當中篩選了某些「可以參與」的人。而怎麼去判斷「可不可以參與」似乎有些奇妙的判準，怎樣的運作方式。

最後一個步驟是需要參加「面談」，由曾經出過梯隊且有意願協助的志工擔任「面談官」，其中分為中文與英文，區分的依據是以服務據點所使用的語言作為主要的區分，通過中文面談者僅可選擇中文梯隊，例如：中國與泰北的梯隊；通過英文面談者可選擇全部梯隊。例如：菲律賓、印度、尼泊爾或探勘隊等梯隊。說明會結束後就可以至網路線上報名並填寫梯隊意願，接著才會進一步有正式出隊的名單。

## 二、志工的跨領域屬性與多元文化特質

在領隊訓練會中，被邀請的講師中幾乎全是來自不同成長背景、不同學習領域、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年齡層、不同宗教信仰，亦來自台灣不同地區的志工們。有沒有可能找到有出過梯隊後來沒去的，因為目前的都是有意願再參加，或是已經出過梯隊又再次參與的，也有擔任領隊之職的。領隊的形成：曾經出過隊的，由帶隊者在回國後開會或討論，推薦領隊進入領隊群。培植「領隊群」的概念是 2008 才成形，一方面因為中心同工人手不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想試圖開發不同特質的領隊，也借重被推薦領隊的能力與時間。

每一年伊甸基金會的組合不同、各自的專長不同。對我而言，我喜歡在伊甸服務遊學團隊的氛圍，也享受著團隊裡跟隊員同工培養出的默契，這個「熱鬧又熱

---

<sup>2</sup> 業師意似 mentor，在各行業多以這個語詞形容該計畫的負責人單位的輔導者等等。

情」的據點，吸引了志同道合的志工。不同於出國度假的豪華旅行團，以服務遊學團的方式營造了共同出發的異地空間，也培養著梯隊出梯時群體的親密感與認同感。而這樣的組織認同在出了幾次梯隊後更顯而易見，因此號召變為大家都在意的事。藉由領隊群的經營，讓每個梯隊享有特有的風格與默契，將一個梯隊的形成轉化為對於彼此具意義的「歸屬感」，而以梯隊名稱為轉譯的空間實現，以思想與公益組織的認同，在認同重組的過重程中找到一個主體的位置。進入到其中的「人」有什麼不同，有些什麼樣的彈性？在梯隊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在領隊成員中可以看見彼此在私領域的情誼，有些人原本就是同事關係，也有的是曾經一起出過梯隊，可以看見回程後，梯隊間仍保持聯繫，會有梯聚的邀集，而往往這些訊息也會公告在志工部落格裡，繼續發揮團隊凝聚的效力。

實際狀況，在變動，經驗在不公立、不知所為的狀態下，計畫一直在變，涉入過程的方式也有權力關係。把情況問題化，不適於重新問題化，結構事情，這個群體本身的內部改造如何形成？參與的人在「變動的狀態」中如何盡己之力。老隊員的檢討中所累積出來的原則，是為了往後服務遊學團運行的需要，且同時必須配合當地機構的要求與需求，這是我所欣賞的狀態！

新印製的宣傳小卡中全彩色的圖文，在圖中顯示了許多志工們與當地居民臉部特寫的微觀照片，也有很多正在工作的鏡頭被呈現。例如：探勘梯所呈現出背包客的樣貌，既愛冒險、肯吃苦又耐操勞的形象瞬間在圖像中呈現並展示出來，能夠在短時間與夥伴們合作、投入服務工作，同時又具備背包客獨立自主精神等等。

「公益」的概念在這個研究中已經不再是社會潮流的「公益現象」了！隨著宣傳和分享的活動，某些語言被「傳誦」著：

這不只是一趟奇妙的旅程，也可以是對自己心靈的沉澱，更能陪伴偏遠弱勢社區的貧困孩子，同時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一生好友。加入伊甸服務遊學團的行



列帶著愛心一起到被遺忘的角落，讓溫暖的陽光，彼此的笑容，成為更有意義的假期……(伊甸宣傳小卡，2009)

這篇夾雜著「公益」、「夥伴關係」與「自我成長」的文宣寫出服務遊學團「有力的號召」項目。藉由不同視角的研究，「公益」一方面需要被以不同的方式解讀、需要重新在服務遊學團中被理解，將「公益活動」的「遠大夢想」稍稍調降到參與的實際面向，理解執行中的複雜面向。然而，當我的角色轉換，成為「局內人」時，有一些思考不時跳動、轉變著。我似乎不再能像早先那麼簡單輕易的高談闊論要解構「組織想呈現的公益性」。

### 三、我的位置：相對優渥的教育環境

工作場域把我們穩穩的定/釘在相同而固定的地方，並且認為穩定、不異動的環境中才有發展專業的可能。即使，安定的學校教師角色來不斷被挑戰、被要求面對推陳出新的教學，公立學校的教師在社會中依然維持著既有的頭銜與光環：穩固的、安定的、受尊重的身份與地位。在這樣看似「安身立命」的條件及資源職業中，我自己往往也將固定的課程計畫、制式的校務行事安排視為圭臬，遵照著預先訂立的計畫行事，絲毫不會錯過任何一件該完成的事項。

當別人詢問我的職業時，我喜歡說自己「在小學工作」，勝過「在小學教書」。我從來就不覺得當一位國小老師僅僅只停留於著墨在書本及課本，而是邊教邊學，學生給我的回饋之豐富，常能引發我不同的想像與好奇。做為一個在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的教師，相較於其他公立的小學，這個學校在軟硬體資源上都有著較優渥的條件，這個學校部分的學生有著相近於中產階級的社會條件，家庭有能力付出經濟上的資源者較多，帶孩子接觸不同學習面向的機會也較廣。對這一群未來可能有機會成為社會中掌握決定權、發聲權的孩子來說，他們似乎在生活實踐的面向還似乎缺少著什麼樣的經歷。

在我與這些孩子接觸的過程中發現，有些孩子太過於將生活中輕易得來的事物

視為理所當然，而看不見在不同階級場域中的樣貌，這並非是豐腴物質所帶來的隱憂，而是在生活當中他們有沒有足夠的能力及機會去看見生活中需要被見的事物，隨處可以見得在不同的規訓之下，教育環境被弭平只剩下至是的課程計畫可以追尋，幸而，附小的教學生活仍充滿著無限創意。因而，在這其中，我不斷的問自己，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自己面對的恐懼是什麼？且身為老師的我為了因應著這樣的擔心而能發展出什麼樣的期待嗎？在教室場域中，我認為我必須擔負起另一種教學的可能，可以透過這樣的教學方式傳遞著我的期待。

#### 四、教師角色「相輔相成」

教師的特殊性，公益旅行中教師的教學經驗跟旅行現場的類似性。例如在計畫中提及的，有些老師可能會覺得類似，有些老師會覺得說雖然它會忘記自己的教師身分，那在這樣的描述中，這些教師對於旅行過程對自己身分的轉換有怎樣的看法？我在其中「複習」了當老師的生活，也預習了變動中的生活世界。

教師身分被伊甸視為是較有「公信力」的領隊，而隊員們也會試圖向家人透露我的領隊是老師！如此一來，隊員可以藉此減低這一趟海外的服務遊學的阻力！也有另一面：教師所在位置的影響力也正是伊甸公益行動中心希望廣為宣傳的其中一個面向。希望「我們」的故事能有更多的「效益」：特教老師擔任領隊時會有更多的耐心、遇事處理也有彈性；而小學老師、國、高中老師則是能將更多的故事帶給更多的人知道。

這幾年多元所的學習讓我可以帶著些許的多元文化意識進入到伊甸海外的服務遊學團，在期間獲得了一些增強，但也時而與理念與價值有所衝突。發生衝突或緊張的折衷作法？進而發展一些原則性的想法，是種預防性的把嘗試的視為實際的需要。

我的個人理念與組織結構期待：在執行的同時，符合原則，但仍有所衝突與矛盾。那麼我所要執行的是組織的規範，還是我的自由意識。而我如何展現運行在其

中的運籌帷幄之道呢？例如：這個與大學生為主的社群中，我如何與之相處？我看到什麼？我能做些什麼？在梯隊中看見許多「公主病」、「王子病」，一則以戲謔，另外則是充滿挑戰式的看我如何以既是志工，又是領隊的身分與隊員們協調在當地方發生的事情。從不同梯隊的志工反應中，我們似乎可以得到一個沒有太多科學根據，但挺有趣的情況：通常尼泊爾和印度梯隊的志工「有自己的想法的」比率比較多！直接的這麼論述可能會引起一些人的反彈，但部分的人容易以這樣的「炫耀式」手法，表示到過那個國家是一件區辨出自己不同的路。然而，就天候、飲食、文化差異來說，要到這幾個國家的確需要更多的挑戰！

大家達成共識可推薦的領隊特質是：可以顧到隊員的，能夠下決定，有責任心的，成熟的，經驗比較豐富，能夠對當地的學生耐心付出，即是符合伊甸服務風格的隊員。這個「遊戲規則」我也是在當了第一次的小領隊後才知情的。也赫然發現，我也是在某種程度的「被賞識」之後才進到領隊的位置。在 2009 領隊訓練會的一堂「建立自己的領隊風格」的分享課程時，大家開玩笑的說：「不同領隊『帶出來的人』風格都會有一點相像耶！」逗趣的說著：「有一點像老鼠會喔！」正也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做更多的事；看到更多的故事；遇見更多的人和生活的樣貌。

我的角色，我在不同的參與階段，在不同的協作中展現不同的自己。我的角色，我在不同的參與階段，在不同的協作中展現不同的自己。我如何意識到展演的立場？在教育現場中已經給我的「訓練」，例如：平時與實習老師的互動，讓我可以寒暑假時帶著一群青年。我在「公益旅行」服務現場中的教學現象和我在附小的教學場域，在教學環境相對優渥的情況下，我跟隨著「公益旅行」的腳步移動在不同的「貧窮童年」當中，也因為這樣的相互映照，各有各的屬性與情境中，寫作的決定在於看到了在不同位置的反差性。到了後續涉獵到教深的角色時，更有機會與能量去思考，才更有機會去摸索，希望更能深刻的向內，看見具有反思性的看見，理解自己身在其中的行動。我覺得這個公益旅行的空間充滿了很多認識和學習的機會，我在志工老師領隊的這個身份位置裡頭發揮出不同的作用，這和學校裡老師的位置非常不一樣。在公益旅行的旅程中我也感覺得到在這裡頭我所發揮和作用的空間是非常

靈活的，而且可能更有主體性，

「公益」雖然是一種潮流，但是在其中仍然有更深入的理解。特殊的性質為什麼吸引我？助人是一種自己製造出來的被需要嗎？還是幫助別人需要自己？經由六次海外經驗的累積，我看到什麼事情，在不同事件的過程中，自己的盲點與不足是需要再去成長的部分。

街頭的處境也激起我的多元文化觀點，這樣的觀點是滾動的，無止盡的，我也在其中不斷修改我的想法與思考，不斷的理解這些不同的立場。人是在結構與行動不斷穿梭在其中的，也因此而變化多端，在地的參與情形有很多是偶然性的。事件的轉折性、旅程是怎麼被安排的？藉由一層層的介面去理解的。怎麼重新因為一些事情的發生去定義呢？我希望能更誠實面對自己和別人的質疑。

## 五、我在服務遊學團中的多變角色

在偶然的機緣下我參與了伊甸海外服務遊學團，當時只是郁玲實習同事的邀約，而今我煞有其事的想探究參與的服務遊學團撞擊出的自我理解。或者，天真的以為擔任海外教學志工的同時不就給了我一些活絡的教材嗎？到了世界各地的視野，與不同情境的學生互動。回程後，專注於轉化每次的旅程、將行程中的點滴幻化為可教的素材，無形中累積的篇章也會鼓舞我成為學生寒暑假生活報告的一員。回到我的小學教學現場，這一段回到台灣教室場域的師/生，海外志工旅行的點滴成為教學素材的一部分。這似乎成了這趟旅程中不僅是給自己交待，而且也巧妙的變成「老師也完成了自己的寒假/暑假作業」。

然而，在一次次的位置當中，我發現，這不全然是我的答案！我這幾年的經驗，現在的與過去的，這些不連續的幾段海外服務經驗，已經截然不同於單一存在於我日常的事件，而是各自以不同的姿態呈現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一種能動性，在我的教學領域中流動著。在我自己的書寫產製過程中，我有多個主場同時存在著：當老師的我、當學生的我、當志工時的我、寫碩士論文的我等等，藉由自己之所以

成爲自己的各個觀點，田野的學習讓我更加認識自己、面對自己在不同角色的轉圜、轉換甚或滲透。

這個主題爲什麼吸引我？在過去的幾年間，我發現我很難處理這個問題，直到在某次的課堂上，我和學生共同討論著童工的議題，學生熱烈且感興趣的眼神直讓我察覺到他們對存在著差異的世界有的不是僅僅是好奇，更多的是想去關注相關的議題。我希望我能傳達的不只是現象，而是現象背後的脈絡，看到不同的生活條件經濟背景，讓討論的語言更寬廣，另一方面，描述的是不尋常的背景，那麼在課堂上討論的「看似尋常的事」和「異常發生的事」所代表的意義各該如何處理、定位？我目前的覺知大多仍停留容易被有聲色的東西所吸引，對於平淡(bland)的情形，對於田野中的「平凡無奇」較無感知，需要再深入觀察、發現、探討，讓我自己可以進一步的理解，其實在每一次的海外服務遊學當中，我所碰觸到的詭異之處，是因爲自己帶著特定的文化，而且這些跨文化的接觸不論是跨國的、跨地區的，甚至是從工作脫離出來到休閒的體驗，都可以讓我在面臨流動的過程當中，反思這些具體的經驗，再更清楚的問自己：「我到底是怎麼回事？」以回觀的方式的看見我的立足點。

我的「參與年資」開始於 2007 的暑假，當時服務遊學團剛成行不久，~2010 暑假，我從一開始是去參與其中一個梯隊的隊員，原本是伊甸服務遊學團志工隊員的角色，隨著一年兩年時間的進程，我進入到伊甸「老志工」的位置，隨著 2009 伊甸暑期服務遊學團緊鑼密鼓的招兵買馬，我自己也被邀請擔任講師和領隊。

我沒有想過我的旅行會轉這麼大一個彎，從三五好友的聚集參加團隊，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參加了伊甸基金會的服務遊學團，當時的新鮮感轉化成爲參與同樣組織的旅行習慣，對於我，必定有些掙扎與理解在其中蘊釀。期許自己能更細微的看這樣的組織認同探究是如何「操作」或「被操作」，別忽視了過程和反身性，關注於社會認同如何運作，以及認同的互動建構。從歷程中再思考，藉由反思觀察，田野民族誌的書寫及不急著帶著批判的視角，繼續浸泡。

接著在雨樵的推薦下，我跟著她前往中國甘肅龍潭中學，第一次嘗試擔任領隊，雨樵「封」我為「教務主任」，在籌備的過程中主要協助隊員們書寫教案與教學的準備。

伊甸不斷推陳出新一系列的活動：探勘、新地點、新型態等等。我會想去印度，其實也是被「姐妹們」那種一起出遊的興沖沖所吸引著，是私心。乘著研究的「美名」，之前去了泰北是純粹當隊員、到了甘肅土擔任小領隊，這次有了不同於純志工性質的梯隊，要去尋找、接洽之後出志工梯隊可以合作的組織，這樣的任務性質的活動又比單純的直接與志工組織合作更不同了。於是我得以「明目張膽」，甚至還要「口中振振有詞」。

接著，在我心生嚮往的情況下，去了印度，擔任領隊，也在梯隊中產生了許多的「情緒勞動」。在領隊訓練當中，我也曾經擔任訓練營的講師，談一談在旅程中的領隊角色等等。伊甸的朋友也成為我的玩樂夥伴，我們在出隊的歷程中發展出「革命情誼」。除了寒暑假出隊的籌備與規劃之外，伊甸公益行動中心亦會舉辦一些相關的活動，我也會支援其中的活動，雖然平日有距離上的隔閡，但網路總是無遠弗屆的傳播訊息，例如收集物資、愛心牙刷義賣、身障體驗等，也會成為我平時宣傳的重點！

進入不同於隊員的位置之後，有機會參與除了服務遊學團隊員以外的身份，所未曾接觸過的事務性運作，有機會進一步探究在這樣的「身份的位移」當中，探究不同於原初的研究契機。

回想在起初打定主意要走這個研究方向時，心中不斷游離著我應該以什麼姿態進入這個田野中，一開始的進入是自然而然的，接下來隨著我的修課學習和研究興趣更明朗化，於是夾雜著一些研究的動機。心中曾經擔心倘若如此日否會傷害某種協作的關係，但若要完全的維持最原始的狀態，又是嫉妒不可能的，因為這其中夾雜著情感運作，且在時間與空間的交流之下，關係在變、情感也是隨著參與的角度而變動著的。於是，關於研究倫理，我先將之置放在一邊，我還是因為想參與活動

而參與，是一種自覺的行動。

這一通電話，我要決定在 2009 的暑假要不要到印度，和另一位志工一起擔任領隊。.....同時也在這通電話，雨樵(伊甸公益發展中心同工/員工)關心的問我論文寫得怎麼樣，我也提到目前的研究方向。.....雨樵聽到後馬上就說：「可不可以把伊甸標上去？」當時心想，這樣還真的有些敏感與擔心呢！她的回應是：關於服務遊學團目前沒有太多著作或相關的學術討論，伊甸公益發展中心希望可以藉此了解參與者或外界是如何看待且理解這個活動。至於加不加入「伊甸」這麼名詞，對現在的我來說已經不再是倫理上的考量了，而是這個「變奏過程的契機」---了解本來就不是一件只涉及理性而全然情感無涉的事。

蔡敏玲(1996)提到「我參與了他們，他們也參與了我，像是一種無可避免的相遇，滲透於我的報告之中」。我希望能跟著我的田野，走出感動，進而引領我的書寫的是充滿著生命力的。像是蔡敏玲老師說的其實是想「依著了解歷程的實況來敘說自己在研究現場的學習。」當我和田野的關係是不可脫離時，局內人與局外人的身分已經不能那麼全然的分割。在這環境中處於某種程度的涉入，似乎是種「交融後的涉入」。對我而言，階段性的決定，要談的不只是研究者參與，而是涉入其中的朋友關係。「伊甸」這個名稱的坦然現身回應了我在這個研究中的親身經歷。也因此，才能反映我的「田野自在度」。

接著，更可進一步探討的是：田野中的權力關係和我在田野中的參與，「位置」，是我與伊甸雙方接受程度的重要依據。若是與機構中邊緣的人交流，雖自在，但涉入程度會不太一樣。而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今天當我不是講師，而只是游離的隊員時，浸潤度又會不一樣。公益旅行經驗的複雜內容，提到的複雜程度不同，例如：文化的相聚碰撞、旅行地點的不一樣，還有雖然同是教師但不同背景、來自不同地方的成員之間的互動，都會讓整個公益旅行的經驗更為複雜化。

從隊員到領隊，從工作夥伴到朋友，教師角色「相輔相成」，也加入了多元所的學習與浸潤。我如何閱讀不同「位置」/「角色」的自己，有了這樣的疑問：我自身



的經驗如何在我的書寫中現身呢？我有六次公益旅行的經驗，而前往不同地方的經驗怎麼樣在跟別人的對話當中「相融/交融」呢？我的經驗該如何擺放？自己的書寫怎麼帶到這邊來的，其實我自己也曾經有這樣的疑惑，這些都應該要交代清楚，讓我的思考可以與之對話，重新耙梳自己的故事如何與他人的故事發生關係，不只是那麼純然的呈現資料，而可以是雙軸的。

## 肆、再思考公益旅行中的「貧窮童年」

### 一、撼動自我理解的印度街頭---概覽合作組織的樣態

#### 1.我所見的印度 IGSSS 組織

第一次到印度是冬天，在我們初來乍到之時就由組織中的成員帶著我們導覽附近的街道。後來進到辦公室為我們介紹不同區域的分支，工作項目各不相同，大多是以兒童和婦女為主。這是一個由外國援助的組織，冬天時會協助街友向政府申請臨時的庇護所，並且提供臨時搭蓋的 shelter（類似組和屋）。有時面對不實的指控與威脅時，甚或協助且聲援街友對抗警察的威脅。建立無身份證的街友名冊。

另外，也為失學的孩子辦理村落裡的教育場所（Child Friend Village），照顧兒童的教育議題，且關心在物質條件匱乏下的兒童/街童的生活，例如：提供基本的兒童飲水、衛生環境宣導之外，也成立了遊戲與基礎教育的空間。就在一個不起眼的公寓二樓，彎曲的街空要經過幾個小販賣區，地面只見凌亂的汙漬和垃圾，樓梯間沒有扶手和安全門。來來去去的兒童看來沒有固定的作息表，但一群群聚在一起玩石頭棋、畫圖的孩子，社工卻能一一喊出他們的名字。除此，亦環繞在婦女的職業培力上，其中，我在田野中所見，與婦女生活息息相關的其實是兒童。不禁另我起了疑惑，在教學現場中，備/倍受保護的兒童能力究竟是優或者弱？

#### 2.印度拉賈斯坦童工解救兒童之家 BBA



第二次到印度，接觸的是一項印度社福機構著力已久的社會議題。印度有超過五千萬名的童工，這些孩子因為家庭生計、經濟等等情況被父母賣給雇主，或是受到非法販賣人口分子的誘拐而將孩子送到工廠去，期間童工一天的工作時數平均高達 18 小時，每天大約只有 20 分鐘的時間進食，每天重複著相同的手工作業，食宿的環境條件差、健康與衛生條件更不會是雇主注重的問題，受教育更是難上加難。雇用童工的工廠多為製造業，是機械式的環境，主要工作的項目是織地毯、服飾或藝品等相關手工業。

BBA 位於拉賈斯坦（Rajasthan）的村落，是一個童工議題的工作組織，創辦人 Kalash 成立童工營救單位，且有專門營救小組調查工廠執行解救計畫，自 1980 年創辦以來，已營救了七萬六千名童工。除了營救計畫之外，BBA 也致力於防止童工雇用的惡性循環發生，除了解放童工運動、提倡兒童受教權，也進行「Child Friendly Village」的改造計畫以及促進印度當局、國際社會立法解決童工問題的運動。

我們和創辦人聊他們的理念，如何致力於這個議題，完成這個「兒童之家」。他主張人是一體的，不需以宗教或是家庭系統來劃分，認為這些家庭及宗教的劃分是人類所規劃且分配出的組織，是未達和諧的。也正因為這個概念，讓許多被工廠拯救出來的孩童得以進到一個全體的、不分彼此的收容環境中，進行教育或職業訓練。BBA 從工廠中解救出來的童工，會先到新德里的 Mukti Ashram 暫時收容所，接受即時的照顧，接著男孩就轉送 Bal Ashram 兒童之家，女孩則到 Balika Ashram。印度政府會給予被解放的童工解放證明書，代表正式脫離雇傭關係，以及兩萬盧比的津貼（約等於一萬四千台幣），而這樣一個手續所需的時間是兩週到五個半月不等。Bal Ashram 會視孩子的家庭情況和意願決定收容後的安排，回到家庭中的孩子會在 BBA 的確保下就學，有些家庭狀況無法支持而學業表現突出的孩子則選擇繼續留在 Bal Ashram。Bal Ashram 會收容被解放的孩子至少半年，孩子會在這裡接受教育、職業訓練、享受遊戲與被愛的權利，同時 BBA 也十分重視培養孩子的社會價值觀與領導能力，因為他們相信：「只有在受迫害者成為領導者時，真正的改變才能達成。（Only when victims become leaders are true changes possible.）」於是，在團體中也

成立兒童自治團體，分為許多個部門，孩子們定期進行討論會議，為各自的自治團隊規劃。

另外，童工之家 Bal Ashram 中青少年教育不同職業類科的訓練。這一天，我們正帶孩子們前往會議廳準備要進行下一階段的課程。在前往的小徑上看見一群不太眼熟的大孩子，他們是剛從德里過來年紀較長的童工，大約是 13~16 歲。正在等待被分配到不同的職業類科訓練的教室。例如：裁縫、木工、修理機械、畫畫等等，將會依據他們所感興趣的項目進行，在訓練過後，等待機會可以到城裡自行創業。

我們與老師搭配課程，由台灣的夥伴們彼此配搭設計，其中有英文課，以英語及比手畫腳來溝通，當地的生活輔導老師以會分科為我們翻譯。所設計的課程內容由各式各樣有趣的主題搭配英語教學，包括故事書、自然實驗、美勞、地理、唱跳，課堂中穿插許多遊戲互動，主要互動的孩子多是諮商師評估不適合上學或者學齡前的孩子。

### 三、看見一種草根性的智慧

丘延亮(2004)在導讀〈貧窮文化〉一書中提到他所理解的劉易士對於貧窮文化的看法，我以此來談論我在田野中所見的現象：

面對貧困中的種種無常，他們盡其在我，絕非只是被動的適應；反而集體地改造生存空間，平復苦痛。貧窮的副文化就是他們共同去蕪存菁的實際經驗之累積；將行得通與行不通的經驗分辨，並傳與下代。這種草根性的智慧—系統地承襲、細心地過濾、不息地探潛—也就是劉易士所說的「貧窮文化」。(82-83)

我發現在公益旅行田野的浸潤中幾個相對貧困的地域，例如：印度拉賈斯坦的鄉村，在理解我們與他們的互動後，在不同型態的活動中，貧窮人們所累積出的生活慣習，是一種草根性的活動方式，是從每天一點一滴的生活中汲取出的智慧。帳篷外圍的繩索巧妙的為室內與戶外區隔出一些空間。這些生活的稜角常發生在出

奇不意的「無常」當中，而路易士「貧窮文化」這樣的觀點能夠引領大眾看見「不被見」的情況，陸續呈現田野故事中，即點出一種草根性的智慧!

印度街頭小火爐邊活活潑潑的家庭生產，和家庭的連結，都是一種生命力。在這樣的生活氛圍當中，讓我不由得對照在台灣的日常生活經驗，那在這裡頭的生命裡，怎樣影響我在附小這樣的一個社會位置？印度，好似比較是所謂的社會亂象，或是看起來是在社會議題中要被解決且要被放掉的東西，我在服務遊學團發現這是有生命力的，不僅是因應環境的生活，生活中兒童的樣貌也是讓我有許多思考。這樣的生命力之大足以突破我原有的想像！

我們平日所稱的兒童是誰？社會中什麼情況是在追求理想的童年？從某些已開發國家的立基角度來看，仍舊將「街頭的現象」與「沒有在家的兒童」理解為全球化貧窮所造成的結果，使得遊蕩街頭的兒童和童工未能「恰如其位」，成為「真正的兒童」。社會如何看童年，普遍的動機是為了解決兒童流浪的街頭的問題，因為他們已經踏入成人的地盤，也同時涉入了成人的工作，這些現象造成的不安和焦慮來自於觸動到成人與兒童之間的線，因此引起社會的不安。在幾位學者的報告中可見得另外一種觀看兒童的方式：

這群面臨貧窮的孩子必須面臨這樣的考驗，而且是別無選擇的。這樣「童年跳級」的決定權不在於孩子的心智年齡或身體發展是否趨於成熟，而是面對社會整體生活狀態時的條件。遊蕩街頭兒童（children' of' the street）通常必須照顧自己，發展早熟的認知和社會技能，並且展現出許多成人的特徵和責任。（William, 1993）

在印度街頭這群被政府掃蕩的街童，更有相關的研究顯示：兒童認為他們留在街頭可以扮演更有價值的角色，負起經濟責任，這種想法完全與西方的社會價值相互抵觸(Wyness, 2009)。這樣的生存方式並不至於如同上層社會所擔心的，會讓這群兒童流離失所，甚至失去生活的重心。

#### 四、「被掃蕩的家」在現象當中想像與重構「家/街」的不同樣態

我在現象中理解印度街童，展開多元思考不同家庭形式的的能力，進行一種在關係中的理解。「街童」，這些兒童會被相關單位認定為遭遺棄的兒童，強制他們與家庭隔離，若是無法聯繫到原生家庭，則會收留於孤兒院，這可能會造成兒童與家庭的干擾。

家庭因為失去遊蕩街童的收入，難以維繫，遊蕩街童本身也難以克服孤兒院制度上的約束。結果導致他們設法逃離，重新回到街上，如此更容易投入犯罪活動。……當我們討論游盪街頭兒童時，應以較公正方式分析兒童及其家庭，而非以墮落兒童的論述方式討論。(Boyden, 1997; 引自王瑞賢、張盈堃、王慧蘭，2009)

人與人彼此之間容易有所界線，這些人在不同處境裡建立自己的生活，存活在這個社會裡的某個角落，並且營造他自己的家。「人如何聚在一起？」引發了這些日子在印度街頭的我們一連串的想像：這些類似「家」的組織，當中的人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外顯的規範」很諷刺的重整了這些當初脫離社會規範的邊緣人。城市進步的建設過程中，要的是整齊的、系統性的空間。什麼樣的人或景觀會/可以在城市規劃裡被除名？被排除在外？城市中被掃蕩的家會如何被定義？「家」裡會有這麼多規定嗎？

接著我想描述幾個我在印度街頭看見的家的場景，而我赫然發現，「家」其實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在每一棟水泥屋裡，而是一個個與「街」交融而出的「類家空間」。然而，這是我認為的「類家空間」也就是一個個「家」的空間嗎？思考至此，不新笑一笑自己，也曾不覺察的陷入固著的「家庭牢固的體制」中。

##### 1. 小火爐營造出的家庭單位

在印度德里市區的一座橋下，四處散發出來的是舊鐵道旁如小河道一般的水路

發出的異味，鐵道邊以帆布和木頭簡單搭蓋著，架起了一個個小小的「居住格局」，一戶一戶沒有太鮮明的隔板，四週有一些用布蓋起來的像竹床那樣的椅子，有時也當是床。待著的短時間裡我難以區辨出哪個範圍是個家戶。有太多年齡相仿的女性進進出出，忙東忙西，有的在胸前抱著嬰兒，有些在背後背上小小孩，女性的白天聚落在這兒，正家務勞動著。我想，若是用烹煮用的小火爐當成計算單位，應該能更清楚這些家戶的生活場所吧！

家與街原來是不同概念的詞，更是各自建立在不同空間的。在這裡生活的困苦與貧富的懸殊概念不容否認的在生活環境中大相逕庭。然而，卻在「飲食/烹調」出現了一點小意外。「Jabadi」同樣出現在街上窮人的小火爐上，也同時是高級餐館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在這座橋下，幾個年齡有差距的人圍坐在一起，地上沒有多鋪著布巾等等座墊，多是席地而坐。其中一人搓著「Jabadi」的麵糰，雙手沾上一些麵粉，雙手左右、左右不斷的搓動著，再接著把手上的麵團壓扁，以手指輕推被壓扁的麵團，再在邊緣施以力道，把一片未熟的「Jabadi」被放上火爐<sup>3</sup>的正上方，接觸著火爐的支架，「Jabadi」不一會兒就會膨脹得鼓鼓的，拿下火爐後隨之回覆成扁平餅狀。這樣的烹煮形式將這群居住在橋下，且被城市規劃除名的街友來說，無異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

我在這樣的生活空間中看見一股清楚在醞釀著的「生命力」。我這麼說不是要過度浪漫化這個生活型態，而是清楚看見他們發展出一種集體的解決難題風格。在我固著的概念中，我原有對「家」與「街」的概念是存在著絕對分割的空間感，然而我在印度街頭看見街友們如何在有限的環境中營造自己對於家的情境，看到這些人就在這個居住的地方，在當地有尊嚴的營造出自己小火爐般的家。

---

<sup>3</sup> 一般說來，在家庭中或者是賣「Jabadi」的店家烤「Jabadi」的方式是會在火爐上放一塊平的鐵板，再把「Jabadi」放在鐵板上加熱，讓「Jabadi」避免直接接觸火爐。但在這裡則是直接把麵團平鋪在火上烤，跟一般情形不相同。

## 2.街道上「圍坐著工作的家」

街道邊行人熙來攘往，全家人一起圍坐在街上製作手工，大人和小孩一起用彩色的毛線一絲一絲的穿成一支彩色的小毛線傘，看似複雜的理路中有著清晰的生產路徑，有著階段性的分工，大家分工合作，有的捆毛線，有的拉線頭，有的負責最後組裝成品，這是今天主要的手工活。白天，大家蹲坐在街道旁，路上的行人來來往往，不論是由中介小廠商所包下的手工藝品製作，還是趕在街頭迅速的趁著紅燈的空檔做生意。只見小孩子手上拿著數支剛完成的小毛線傘，「溜到」車道上，向車子上有目光交接的人示意兜售。我也見到，在紅綠燈下販賣小工藝品的孩子，也認真的把握每一次機會，上前詢問車內人們購買的意願。像這樣多數在街頭工作的兒童，都是在家庭中，相對安全的穿梭於街頭，打點著當天的生計、飲食。

## 3.回收場邊的「家」，沿著回收物搭建的棚子

我們這群人走向這個充滿著各樣味道的地方，有的人不自覺的皺了皺眉，或抵了一下鼻，但有幸的是大家都清楚捏鼻的動作不該出現，而這也讓身為領隊的我鬆了一口氣！總覺得應該入境隨俗，掩鼻的動作對於對方來說是不禮貌的！接著，看到一群人具有目標似的湧進水道兩側，這兩大群人幾乎佔去了原本居住者的位置，而且清一色是男性，我不太曉得代表著什麼樣的意涵，但可以明確的感受到這群男子代表著一群不少的人在發聲。他們的主要訴求是告訴我們這群穿得還蠻乾淨的外國人他們需要更多的補助金，他們不吝於說自己的故事，就為了獲得更多的協助。

這個場面不在我們的預料之中，當然我們也盡可能的告知，我們這群人來的目的主要不是要直接給他們錢，而是希望更認識他們，了解他們的生活，這樣口口聲聲的理解，不就如同一群高知識份子的女性菁英大聲疾呼要為性別立法？

回收物搭建起的棚子彎彎曲曲的沿著還可以行走的小徑，四周佈滿著非自然成型的「小山丘」，小山丘就是回收物堆積而成的家庭區隔空間，回收物的後頭蜿蜒過

去的景象有所區隔，但不是絕對的整齊劃一，區隔出了工作場所與居家環境。

#### 4.抱著兩隻寵物小狗的女孩

在鐵道旁邊的當我轉身要離開，在我身後坐著很久了兩個小女孩，沒有身份證明，也沒有機會上學的他們，懷中抱著的是兩隻瘦得只剩骨頭的小小狗，我一愣，這兩個小小又毛毛的動物是什麼？有這麼小的狗嗎？心想，這該不會是寵物吧！接著，看著這兩個小女孩抱著這兩隻小狗的姿勢就跟我抱著我的黑金金一樣，撫摸小狗的動作一樣，跟小狗玩的笑容也一樣。頓時，這樣的匆匆一瞥不僅滿足了我的好奇心，也衝擊了我原先心中理想寵物長得怎麼樣？能被什麼樣生活的人所擁有？住在什麼樣子的狗籠裡？戴著什麼圖案的狗狗領巾？吃著什麼牌子的進口飼料？天啊！原來無知的是我自己！看到我自己對於家的想像是如此僵化。甚至對於寵物也是！我不是很確定之於她們小小狗角色是如何？

我一勾勒我第一印象中的家，起初，這樣街頭的家，我稱之為「類家」，但它其實就是在家的空間中，和我原來所預設的家有所排斥，因為在這個場域中我看見的不是我在教學崗位上所熟悉的資本主義私有化的家。於是我更明白我們對外界的認識來自於與別人的相處、拉扯與碰撞之後，看到在社會關係裡的不同模式，然後才將自己看得更清楚。

### 伍、公益行動經驗探究：婦女的群像

#### 一、婦女一同編織針縫的庭院

一群穿著橘色背心的志工，搭了近兩個小時的巴士，在組織社工的帶領下走進一個叢林裡，他們告訴我們在這個叢林裡有一個小村落，當我們走進那兒之前，帶領我們的人耳提面命的說，那是個叢林，當我們走進去時要跟緊喔！隨後，大家謹慎的跟緊著前頭的隊員，就連隨身的包包也背得好好的。一路往前走，發現身旁多了很多在那村莊裡不知從哪裡走出來的人，接著我們一行人繼續保有著警覺向前

走。

接著，我們進入一個由紅色磚塊圍起來的諾大庭院中，看到了早先在圍牆邊看不到的七彩景象，一群婦女蹲坐在用帆布及麻布鋪好的墊子上，三三兩兩圍成一圈，與其說我們是去「當志工」，倒不如說我們是在「體驗」手作的樂趣，同時也向這些織法靈活、針縫快速的婦女們請益。真不知「志工」之詞從何而來？

這一群婦女有說有笑的進行手邊的針線縫，四周圍還放有幾台腳踏的半自動縫紉車，有的婦女負責用縫紉車處理大範圍的部份，有的婦女則坐在地上用小小的鉤針，一針一線的鉤出彩色的小方巾、小碎布，還有的婦女負責後續整合的部份，將不同色調的小方巾散開拼湊，將小小方巾用依序排列的方式針縫上去。如此反覆之後，便會形成一大塊色彩繽紛的大毯子。看似細碎的工作、看似散在不同小圈圈的細活，但不到一小時，各個不同的工作單位就如拼圖一般縝密的被連結在一塊平面上了，彩色的毯子於是完成！

我們走進大庭院後隨即被這一大片色彩鮮豔、繽紛亮麗的作品震攝住，尤其在四周黃土與紅磚瓦的陪襯下顯得更為突出。大至大件棉被的外層套、手工染成的布料作成的棉衫，小至圍巾、小方巾，甚至還有人型的耳環吊飾、零錢包等等。繡花的鉤邊一點都不馬虎，隱隱看得出長期經營的默契，讓這群聚在這裡的婦女各司其職；還有穩當當的編織手法，細緻的織功讓每個圖樣都充滿活力與生命力。

怎麼判定經驗的意義？這群被培力(empowered)的婦女，經由特定的組織，藉由社會關係而連結起來。IGSSS 在印度各地都有分支，這個部份是其中一項婦女培力的課程，由一位年紀較長的婦女社工負責與外界接洽的事務，大約有二十位左右的婦女同在一起工作，年紀大約從二十多到五十多歲不等，他們是居住在鄰近的居民，當外界有下訂單時，他們會依據訂單的項目工作，進行類似義賣的產業活動，例如：進入市集等等。



## 二、工作與養兒育女的重疊空間

在德里鄰近的一個庇護所(shelter)，由一位女性社工準備了一些舊報紙，剛好負責翻譯的大學志工當天沒有來，我們這一群志工就用有限的英語和臨時學的幾個印度單字一邊比手畫腳，一邊依循著步驟的跟著她的動作依序折紙袋。先將舊報紙折成適當的大小，經過幾個折的順序後，貼黏上剛剛用不明物體調製且用火煮成的「醬糊」，不一會兒，眾人協力完成的紙袋馬上就堆疊成一座小山。這些紙袋是被聚集起來要賣出去的，賣給小吃攤或中盤商，做為小攤販生意時所需使用的包裝袋，它不精緻，但某種程度成爲一種家庭代工，能夠爲這些參與的婦女們掙一些家計。

就在此時，一個抱著大約三、四個月女嬰孩的中年母親走進 shelter 時，把圈繞在自己和孩子身上的藍色大布巾拆下來，隨意鋪成一個小睡墊，讓這位身上沒有穿任何衣服的女嬰臥睡在上頭，自己則在兩步遠的毯子上製作手工。

一會兒，寶寶哭了，哭得很大聲，志工們紛紛轉頭觀看，怎麼了？這個場中的其他當地人仍然不爲所動的進行著自己手邊的動作，絲毫不受影響。只見這個婦女放下手邊的動作走過去，用鼓鼓的手掌拍一拍女嬰的背部，希望可以再度哄她入睡，只見哭聲未停。於是，婦女不假思索的用手摸了摸布巾，從她皺了一下眉頭後，我判斷，是女嬰尿床了。她馬上用布巾擦了擦女嬰的身體，被小便弄濕一角的布巾在母親的揉弄下轉了個方向，再度被包到女嬰的身上。對於未曾事母職的我而言，當下認爲這簡直是一件會讓孩子更痛苦的事，她會不會長痱子、疹子呢？但我也被她自然而然的處理方式吸引了！而我的好奇心就停留在之後她又用規律的節奏拍打著女嬰的背部，然後再度熟睡。

我所看見的「**尿布翻折的便利性**」在這位婦女身上展現無遺，但我仍有所疑惑，不曉得這個工作環境如何孕育著不同年齡層的孩子？這與一般性的想像有所落差。我總是認爲乾淨、清爽乾燥的環境才是最適合孩子生長的，若是見到尿布濕了，肯定要馬上換掉。但在當時清潔的水源取之不易的情況之下，這個工作環境同時也是

養育子女的環境，便利與快速的處理或許跟當今養兒育女的方式不相同，但卻是在當時的生活脈絡下所成就的，是在大生活環境下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是生活空間的不同安排。這樣的生活想像碰撞到我原以為有一種真實的、流行的養兒育女的理想，我也在這當中有所體認：社會中的基本生存方法其實只是端視他人如何選擇、如何使用。

在這個事件當中我看見一塊不起眼的花布，如何在婦女和兒童共同生活的空間中被充分發揮；我也看見這塊花布如何串起在生活當中緊緊相依的生命。媽媽工作的空間承載了孩子生長的所在，孩子不是在家裡扶養的，而是跟在媽媽身邊，吸取環境中的養分而長大的。

### 三、重新看到錯綜觀念的共存

同為女人，但相對的身在不同世界的我們，居住環境、童年經驗、角色期待、社會負擔等等的條件不同，當我看到相對的對我來說是奇異經驗的同時，這確實也撞擊到自己在不同的世界身為女性的生活與生存。對於未生育的我，面對和台灣有差異的養育經驗時，我重新看見不同的個人故事，當這群婦女帶著自己的幼兒進到公共時，是如何展現母職？這個時常聚會而處在邊緣的群體似乎也發展出一個有趣的默契及方法。對於我而言，在我習慣的環境裡，所謂育兒生活的空間和所謂的公共空間是對立二元的，空間的分配有著強烈的切割性，乾淨和骯髒是分開的，但是在這個印度婦女培力的場景，婦女的工作和養兒育女的空間是重疊的，在這些地方我重新看到錯綜觀念的共存。這和中產當代的社會生活中將勞動和養育分開來的安排更為不同。

他們帶著各自的生活難題進到這個培力的場所，而這些培力場所展開增能協作的過程是漫長的，是需要踏實完成的，它不同於工廠一呼百應的機械路線，但也就因為人力的聚集與人工的質感才使得每一個成品更富價值，我也在實作的過程中更有能力去看到婦女自力更生的群像。婦女是在勞動中照顧小孩，照顧與勞動並不是

兩件事，也不會是唯一被關注的重心，在這個群體一起工作的場合中，兒童不是在私有的家庭中長大的，而是在集體的生活裡頭由一起工作的夥伴一塊兒觀照，也一同餵養的過程。

透過在印度的街頭，我所撞見到的，包括在收容中心看到的有不同家的面貌，我覺得震盪回來的是我在附小的教學生活，附小對我來說是一個相對穩定固著的生命計畫，這和在印度的生活中公私領域之間彼此混合的經驗有所差異。對於我所接觸的家庭，每一個家庭其實都是一個私有的空間，學校做為一個工作的位置，形成了一道切線，也區隔了更廣泛的社會生活。這樣的文化撞見使得我在一步一步回溯那些對我來說理所當然的生活安排，了解了在充滿穩定性的同時，無疑的也停滯了某些狀態的驅動力。

## 陸、小結

分析的任務不在決定這些詮釋何者最「正確」，其目標在於探索一些可能的詮釋，以梳理出文本中複雜的政治。(Saukko, 2003)

### 一、更立體的看待遭逢(encounter)的世界

我試著從不同的視野看這個世界，起始點在於抓取公益旅行中的差異性、驚豔於不同文化的美好，除了充實我教學場域的最佳題材，更期待這些經歷可以帶給我什麼生命的能量。然而，在研究的步伐中，我漸漸的發現「自己的理解」無法隱身，而進一步探究之後，我發現單面向的學習與感受文化衝擊仍無法解答我對於「公益旅行」的提問，且在許多個別的現象中，不同的理解可能引發彼此觀念的誤差，這是無法成為絕對的真實，於是更需要更具體的放置在所引發迴響的場域，需要將事件的脈絡更立體的呈現，才能夠有更豐富的視角看見正在遭逢(encounter)的世界！讓自己置身在沒有唯一標準的彈性中！

### 二、保有變動中的敏感度

在旅程中，我容易將看見的畫面、聽到的話語當作是現場的唯一指標。然而，藉著公益旅行所經歷的視角是有所限制的，存在著 **語言的介面、生活習性的不相同、志工身份、和付費志工的性質** 等等。在當地，藉由當地口音的英語溝通，語言當中可能存在著現場溝通的滯礙與遲疑，或者藉著當地翻譯而來的理解亦非直接的認識。生活習慣的不同，儘管志工們身臨其境，但生活習慣這種身體記憶卻難以在第一時間就立即成為當地的模式，這樣的生活與身體的生活條件的挑戰介面是難以在短時間就立即突破的。這樣真實的處境並沒有給出單一的答案，更不是要去評估公益旅行的政治正確性，無論是從個人的角度或代表機構角度來講，公益旅行經驗本身充分的呈現出來各種多樣可能的空間。

「公益旅行」提供了一種有條件的理解，建立在非全貌的理解、非總合式的參與，公益旅行其實是因人而異的，每個人解讀的可能性不同。於是，我明白，「公益旅行」給不出一個唯一的「公益旅行映象」，因為這些都需要我對不同「位置」的敏感度，以及探索中自我理解的來回擺盪。

#### 參考資料：

王瑞賢、張盈堃、王慧蘭（譯）（2009）。M. Wyness 著。**童年與社會：兒童社會學導讀**。台北：心理。

丘延亮（譯）（2004）。L. Oscar 著。**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臺北：巨流。

朱永祥（2010）。**出隊服務二三事…您，準備好了嗎？** 2010 年 10 月 25 日，取自 <http://www.wretch.cc/blog/edenhouse/13849267>

李延輝（譯）（2008）。P. Saukko 著。**文化研究取徑：新舊方法論的探索**。台北：國立編譯館。

Raymond, E., & Hall, C. (2008, September).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Through Volunteer Tourism.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6(5), 530-543.